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卷七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敬璋編校

議二

嫡庶喪服議

春秋之義甚嚴嫡庶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於是焉係嫡庶亂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夫亂故明主重之迨乎後王全以私情蝕公義推己及物俾大夫士庶並尊爲生母行三年之喪至於今不易不大異哉夫私情之不可以蝕公義久矣故以情則生母之恩遠過嫡母豈惟同焉而已以分

則嫡母之尊遠過生母豈惟不同焉而已故庶母謂嫡母主母謂父主君尊卑之分截然令而同之亂倫蔑禮莫此為甚必欲遵時王之制為生母行三年之喪者確夫有說以處此曰可行之於身不可行之於家雖可行之於家謂庶長子而無父與嫡母者不可行之於鄉黨如不訃不告朞不當開喪如父與嫡母之喪雖時王之制君在不聞為太子母妃喪況大夫士庶乎正其為母然後可正其為母之喪妃之子為天子必尊其所生妃為太后故堯則為太后之喪當其為妃雖太子之貴不能使天下喪之也士庶之母妾則終妾婢則終婢已耳孰尊之而孰喪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羣臣引成化間學士
議祔葬祔廟文以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古末世之事不
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
係極重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
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以来祖宗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乃從朕壞起恐後来禮
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皇太后別祀
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而
以孝穆太后祔歲時享祭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
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柰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於是卒定別廟之議中
外翕然稱尊禮云
史臣稱孝皇此舉抑情遵禮反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
代之彝典而陋唐宋諸君於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
制惟孝子爲能尊親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孝皇吾無
間然矣

不用浮屠議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今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家要有其本非止不用浮屠已也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戚尚矣尋無徵存矯飾而非用吾情者乎用吾情矣尋毋一往而過幾於滅性乎不易猶可而易之反為亂其可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於中焉道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尋之耳若以用浮屠為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為能盡禮則可笑矣辟之殺人為盜固未可而止于不殺

人不爲盜者夫豈遽有所可耶

聖廟議

聖王秩祀本於至公故民志不惑而行可久末流之失下狥人私至於不可究詰故物窮則變變則通弗可已矣自漢高丙午十一月車駕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儒者以為美譚後王因之崇禮無替不大善乎議者欲益廣之陪以羣賢賫以後儒好惡或乖致屢進退是紛紛者又何時而已哉確竊以為京師首善特立廟祀孔孟以示隆禮其餘郡縣但可立學不可立廟弟子諸儒各祀其鄉合祀冣乖禮經禮无二主今兩京十三省府州縣學計共不下千五百餘所學各有廟廟各

有主主各百有餘位主二不可況皆千而未止是何異釋子
之奉如來道家之供玄元其為溼瀆莫斯之甚蓋以聖學之
隆極於孔孟故當特祀大成之聖而以子輿氏配於禮已足
若云大道之傳不自孔孟而終夫當不自孔孟而始則自羲
農以降如書史所載堯舜禹湯咎繇昌益伊尹傅巖之傳攷
之典謨理學淵源班班可述至於文王箕子周公益弘文教
豈其學反出濂洛關閩下哉而舍彼取此詖令末學塗飾言
貌人人自以俎豆百世而有餘夫亦足悲矣故當詔罷各郡縣
學聖廟竝削從祀之典以絕覬覦然後縣本及末盡毀天下

佛寺道院及梓潼壽亭等神祠非鬼之祭于所謂諂禮諸侯不尊祖天子大夫不尊祖諸侯夫莫親於孫祖而猶限於禮若此況于所不可知之鬼乎哉故郡縣並祀先聖已為非禮然猶莫敢家祀也至於梓潼則靡士而弗祀壽亭則靡家而弗祀佛更靡月日弗祀尤當厲禁令天下佛廟閣廟竟不知幾萬萬億悉令拆毀以資城寨諸費則財不困而國備完其寺院閣大者或量留為公廨或為鄉約所以祀其鄉之賢者於禮為尊若壽亭之義大止祀於其鄉或特祠於大事之所京師不尊立廟其餘非法之祀悉以類罷僧道並令歸農有

文學者即使業儒有武勇者即使投戎四民各從其便俾人
有恒業嗚呼不大聖明之盛舉哉

南北坟祭議

墓祭非古也然墓祭故重宗重宗故合族仁人君子吕追遠而合渙可不務與而禮俗相沿不能無敝與時損益或待後昆僭附數言以資財擇

一南北墳祭禮宜分不宜合宜先南後北不宜先北後南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魯躋僖公君子用譏今吾族春秋二祭率先北墳後南墳又兩墳祭禮只是一副移彼獻此父餕子餘神靈有知其能无恫此失禮之大不可不革者也

一北墳賓暘太公穴內其昭則有宗子蒼閒太公祔塟其穆

則有宗孫梅岡太公祔塋准諸廟中之禮凡祔廟者皆得祔
祭雖支庶不斥而況大宗乎筍先王父理川府君主祭皆同
日合祭自後格於羣議遂分日而祭雖祔穴兩祭皆隆上祀
之禮而祖穴正祭曾無下逮之恩生猶亦也子弟有酒食必
餧先生父祖有旨甘亦分孫子故生則有佐餕亦則有祔食
詩有之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
此之謂也推而上之雖异姓之功臣易配享於太廟隔代之
賢咸從祀於孔廡況同穴之宗子宗孫而擯絕如路人此何
禮何義也且此日祔塋之子孫具獲醉飽而其祖宗乃枉翁

耽視曾不獲一染指諸孫之有人心者能下咽乎是故於肴

賜太公則不悲於醉飽之子孫則不孝酌禮准情无一而可

令兩墳子姓日繁自成童而上不啻二百餘口節其酒食則

嘖有煩言欲人人屬饜則勢不能繼故曰物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而養閒太公位下梅岡太公位下皆有祭田合无將

養閒太公位下祭田幷二房雙渠太公位下祭田併入兩墳

而祔養閒太公梅岡太公之祭於北墳祔雙渠太公之祭於

南墳推斯道也雖如某公某公之无祭田而同葬北墳者舉

㝵祔祭以廣慈惠无忝越世次之譏无隔別天親之憾无支

辦不給之苦无連日上墓之煩以弘孝慈以敦通變意者孝子仁孫視死如生之道或有取乎而墓田既合則財力頗贏選擇賢能俾掌奇羨可以建義學贍貧宗孤寡有所卹昏塟有所助去數惡而增數善故同穴合葬不惟情理之允當亦時埶之宜權者也

一北墳宜更建祠備風雨露祭之苦南祠大宜亟脩毋致漂搖兩祠各擇方外之忠實者酌畀祭田使守祠辦祭春祭則於南祠秋祭則於北祠庶風雨皆可行禮而兩墳大無畸重之患矣夫惟合祭始有餘力及此不然南祠且有傾圮之虞

又何有於北祠哉

宗祠末議上

宗祠之建所以合族睦族之道端本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八字是睦族張本當骨肉之或乖又何有於疎族乎願我宗人力敦孝友推之遠族孰非共祖同宗自然患難相扶德相勸過相規共成禮義之宗不大美乎

右議睦族

祭於墓凡祔塋者皆得合祭祭於祠凡祔主者皆㝵合祭禮也祭合則費大合其費支養閒公墓田米視南北墳之半梅岡公雙渠公視養閒公之半謂如支兩墳祭費每祭十兩則養閒公墓田五兩梅岡雙渠公

各支二兩五錢費充然有餘他年子姓日繁地不改闢而費夫給窮變通久事或宜然至如南墳之南厓公西灣公北墳之見渠公對梅公新洲公雖无祭田然一體祔祭應无異同

右議合祭

每年春秋二祭正日合祭南北墳足矣而次日又祭養閑公於北墳第三日又祭梅岡公於北墳雙渠公於南墳上祀再三不无祭數之嫌今如合祭議可行則次日三日之祭決宜從殺其贏以贍無告並以助昏喪耕讀之不給者兩墳贏費以贍合族子孫養閑公梅岡公雙渠公則各贍其子孫親疏

等殺固已極安而緩急變通以无乖一體之誼又何所不可
各墳贏羡仍畨歲三之一以備非時不旻䓁盡給

右議減祭

南北墳雖同日合祭而兩墳祭禮並須專設以將至敬禮餕
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况子孫之祭祖宗而餕餘是用
乎移南祭北不敬莫大今後决宜備一樣兩副祭禮分祭南
北不旻移易誠敬之禮然也

右議專祭

賓賜公既塟北墳主宜移奉北祠梅岡公主大然倘春秋墓

祭風雨不能成禮南墳設祭南祠北墳設祭北祠庶爲兩盡子孫歆福亦春南秋北兩祠无令偏重盖北祠雖長房所建要並是賓賜公子孫今既合祭義无彼此决當公之合族並无待擬議者也

右議遷主

廟中之禮貴於整齊嚴肅顧簡則齊煩則亂即如祠中神主共一十八位而子孫入廟朝上不過四揖祭祀之禮一獻止再拜禮不可數故也乃子孫相禮百人萬揖先後錯𮌐略无倫次整肅之謂何今議子孫入廟神前四揖各就位不尋私

相亂揖俟祭祀禮畢子孫東西序立相向四揖乃就席飲畢

辭神又四揖相向再揖乃退畢事无喧譁聲如有公議靜聽

宗長酌處宗長尤虛心體問族人務極公平毋諍爭諍爭者

罰

右議肅禮

宗祠末議下

或問確曰子嘗欲廢墓祭今非所當祭之墓而亦祭之此何禮與曰然古人廟祭不墓祭墓祭謂之野祭不若春秋掃拜歸祭於寢之為合禮今既不可止矣就俗言俗當如是耳亦猶生也辟之禮飲必於堂小飲必於亭館豈當從曠野中藉草露飲乎如既集於野矣同集必同飲何間親疏況生同體塋同穴者而不得與於祭乎或曰墓祭則然矣若夫祠中祔主自非无後者不可請歸奉私廟與按祭禮雖卿大夫之家四世以上之主皆從祧此猶就本支言也況非本支乎況不

止四世以上乎曰此夫就俗言俗當如是也且此非家廟乃是始祖墓祠所以合族飲福於是者也其祭无常額惟歲朝子姓會拜則一獻又或春秋墓祭風雨不能成禮姑一設於此外此无祭焉故不可以常禮格也且此日飲福之子孫自遷祖以來近者數世遠者十二三世矣不知名氏不辨長幼者十四五焉咸獲醉飽而去无閒於親疏故也況於祖宗孰敢异同若其子孫曰此吾祖之主也何爲置於此願歸奉之家廟其誰曰不可

撤主議 庚寅十月朔日

吾遷居於楊嘗私設先府君神主洎祖父母神主祀之既而知其非遂撤三主東從祭於伯氏念不可以獨費伯氏因助以田禮也義也許大辛曰主既設矣恐未可輕撤余笑曰即此是私意也既知其非何故不撤苟是心之難化又何尤於季氏之祖舞佾而旅泰山乎吾極喜高景逸先生數語謂門人厚望顏子子路使門人為臣子何故非之即此可悟天理故知過天理一分便是人欲學者往往自以為善而不知已入於惡皆此類也繇是觀之吾儒即念念是善猶未能无過

況念念是惡乎讀書明理故非淺事

主皆南面議

或曰家禮四代之祭主皆南面何也曰吾未之前聞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而皆南面可乎四龕亦不可皆南面乎曰龕猶室也故皆可南面出主而祭之猶家宴也故不得皆南面四龕之㕥西爲上何也朱子亦㕥爲非古之禮也註云漢明帝不知禮義之正祔於光武㕥自貶損後遂因而不改至唐宋皆然故禰爲東廟夫旣以非禮義之正也則何以至今不變祖龕居中祖龕而下左右列有祧則遞升禮也

四世祭議

或曰四世之祭士大夫皆不得僭而今皆僭之亦有可議者與曰確亦有疑焉而未敢輕議也斯禮之弗可革也自程子而定曰高祖有服自宜祭則猶學者之私意也元本此下有云而猶有未盡者令夫願庶云云令附于後且令士庶之家之祭之可議革者甚多而何暇及四世朔望之獻佛也中元之施食也關帝梓潼之祭也必可革也而未可革也而何暇及四世或曰支子則不得祭奈何于禰猶不敢而何況四世曰支子之不得祭以不得祭於私室從祭於宗子雖四世大可而況于禰

今夫萌庶之家雖戶土井竈甕瓿之神以祈以報罔敢或廢以至疏親恩養厮役乳抱之賤苟未能恝於吾心率爲之立私祀焉況吾儕承藉先蔭一畝之宮一卷之書自高曾以來生或蒙恩禮之及歿則在正服之中而欲一旦變令以奪其祀則何敢輕議也雖然則猶學者之私意也學者之私意而苟從之可乎曰雖學者之私意而王者弗之禁則猶然公之也故王者禁之則禁之王者弗禁則弗禁夫猶之庶母之杖朞也生母之三年也失禮傷教莫斯之甚而王者欲行之則行之之類是也

忌祭配食議

家禮忌祭考妣相爲配也雲邨先生之祭忌也祭考則妣配祭妣則不考配仲木欲反之以問考夫考夫以問顥如顥如曰必也其交配乎共牢之義也確曰皆非也忌祭不配雲村之不考配何義也祝害也（祝主妣而末乃云奉考某配爲文害也眉山劉氏謂當云謹奉以配考某公益不通矣）且如祭繼母而配以考則反遺嫡母矣若幷配之則瀆紊滋甚仲木之不妣配何義也父一而母或不一也（嫡母繼母或一繼再繼且三繼配之則不勝配）去家禮之失若有間矣而亦未爲盡義也時祭吉祭也忌祭凶祭也吉所同也故合凶所獨也故不

必合觀虞祥之无配可知矣故君子有三年之喪則廢廟祭

廢之猶可而況可配乎

士祭議

服上殺故天子諸侯无朞喪祭下殺故士一廟庶人無廟祭禮之不可以喪禮配明甚而伊川謂高祖有服自宜祭是天子止尊祭禰也而可乎故士庶之尊祭四世自伊川之言而定也失禮傷教蕩然无復尊卑上下之紀容可長乎三家祖桓故祭桓祭桓故用桓所嘗尊之禮樂於是歌雍而舞佾夫祖桓而祭桓者親之也祭桓而用天子之禮樂尊之也尊尊親親律以今世俗之所謂孝三家大可以无媿矣而夫子深誅之何也故子孫之情靡窮而先王之禮有節故禮行則情

有所絀矣確於庚寅歲撤先考神主洎王考妣之主而從祭於宗同學或難之令以非時王之禁而僭祭四世焉於宗子猶可也於支子必不可也祭於廟猶可也祭於墓必不可也今年秋家仲氏定載桂堂約而草墓祭春秋掃拜歸祭於寢祧主之墓拜而不祭竊謂當禮墓祭不草則草惟四世雖數十世而上凡有墓者並得與春秋之祭而尚何祧之有乎濫也甚矣其諸非鬼之祭益不可勝詰古皇之衰民神瀆擾其謂是與王者有作其忍寘諸

與祝鳳師論家廟議

祝鳳師以先集見示確指歸囑內置主母龕之側白似可刪鳳師問何以曰尊先君意以所生不得祔廟故取已以示不安雖孝子之用心然非禮之正也尊先君於贈廷評公爲大宗禮當祔廟而奉生祖母於別室一體致祭（子孫之生母亦同之）於孝饗之誠亦可以无憾或臨祭時暫奉尊先君主陪祀以申孝子之私情以明後人不忍倍尊先君臨歿奉拳拳之意祭畢即奉主歸廟此旁行曲成之義或可以意起者也毋感孝皇朝太皇太后周氏之喪羣臣議祔廟禮引唐宋故事上曰事須

師古後世之事不足法大哉皇言且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至厚朕何敢忘然是朕一人之私情耳於是與孝穆太后並祭于別廟此大孝也雖百世不易可也天子且不敢狥其私況士庶乎鳳師蹶然起拜曰幸老伯惠教及此乞並以達之諸父也

草蔬飯客議 癸巳

學者每稱茅季偉之義君子以爲較之溥所生而致飾乎賓筵者則季偉誠賢乎哉遂以爲合於道則不可君子之道奈何曰庸敬在母斯須之敬在賓客其半分奉母之雞以餉客可也即盡以奉母之雞而餉客亦無不可也

乾初先生遺集卷八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敳璋編校

記一

秋游記

崇禎癸未秋仲朏甲子祝子開美扁舟而過余曰吾自此入雲棲雲棲五日而下西湖又十日而東渡江謁念臺師於戢山假館而留學焉踰月而後返計道里往來約共費五旬日子能則仝而行不能則止余曰噫是何言哉斯固余志也獨寒衣未就耳必寒衣就而後往是終不往也遂偕行越翼日

乙丑抵西湖假宿湖樓丙寅肩輿入山循湖而南向者滿家衖之所常游也香氣滿路氤氳襟袖經虎跑之山門望六和之㙮影豁然而見江抱萬山而東流懸崖千仞下臨无地湍流嗑石緣江之路往往而絕自梵邨折而北始入雲棲之山十里无人烟行旅晝斷猛虎暮號恍然如隔人世近寺二里琴竹夾谿茂林偃蓋如石家錦步帳青綠黃紫蔭映頭面涼風襲人寺僧愿樸不諂貴不傲賤戒嚴而脩勤猶有蓮池之遺風雖今之儒者或未之及也蓋祝子以是月失怙其來此乃欲以佛事報所生余曰學道者安可餘乎且與其衆何益祝

子曰吾非不識也而不能不為之此不可解也以為苟可以靡吾財疲吾躬以酬吾父母雖无益必為之是則祝子而已矣夫祝子失怙至于今九年矣而哀號悲思如狂寐經其至性有過人者余每日无事携笻出游徧訪林谷之勝而雲栖僧每為余言天池之佳忻然徑往之出雲栖而右行緣谿流而北綠水小橋渡余而東則兩山如劙中通一蹊僅盈尺不容車馬雖余一身猶歛衣而後行行二里始達天池又復開衍明豁另闢人境有庵可讀書有圃可種蔬延於是始感而作詩所謂十里松陰山路迂者也越五日庚午出山而風雨

大作矣是日下西湖作遊子離西湖翌日辛未晤稽山王玄趾祁奕遠張平子昆仲于舟中而婁江張無近雲間米雲子兄弟皆來會焉于時祝子遂為西陵諸賢所迹稍疲于應酬而余匿影避之㝵少閑趣越三日甲戌而湖晴越六日庚辰而與湖别作西湖漫歌偕硤川錢聖月渡錢唐作贈聖月詩辛巳入越城作越城感舊登蕺山作登蕺山時日已暮未敢謁劉師而先訪劉師之子伯繩兄假館于蕺之解吟軒訪解吟主人朱静老壬午謁劉師首以聖人可為為訓授古易抄義先生之所手著也出胡崧高易圖說付余與祝子其說謂

周易本雒書辨甚晰癸未甲申雨入侍先生出讀所授易乙酉訪陳紀常于白馬訪史子復邢吉先李止庠錢欽之於呂安內外訪陳小集劉北生于大路或遇或不遇丙戌訪王紫眉于讓賢街便道尋古小學經飛來登府山丁亥解吟主人出先生所著古小學集箴自詠十詩而讀之和自詠十詩越二日己丑十詠畢庚寅晦晤北直韓恭夫父子恭夫東林之裔人也老而好道尤嫺禮樂其子經正夫博通群籍工詩善鼓琴甚貧從其父負戴而歌先王焉李秋朔辛卯偕祝子謁尹和靖祠瞻先生之講堂登掄山而望鑑湖下而飲於紫眉

壬辰解吟軒會講叅夫發論而邢吉先承之祝子劉伯繩時往來論難焉癸巳大集陽明先生祠張惠庵講書叅夫論道而陝西俞鋸平先生暢其說鋸平喜兵法善譚論其言理疊疊乎餘言不能止陳小集使其二子邀飯過之二子皆俊才亭池之勝甲越城飯後再登府山訪秦履斯甲午答訪三江張真夫於天王寺遂復集會講鋸平先生攻禪學甚力而是日議論微有未合者祁季超申余與祝子也乙未偕祝子入雲門山借樵風溯若耶將至平水舍舟登筏飯于小庵庵壁有句云清霜壓竹雉雞啼葉似花殘落滿谿真名手也恨不

存其姓氏大率過乎水而山水益奇清流萬仞百折生勢層峯疊嶂頃刻變容余與祝子顧而樂之既而乎論道理其要歸於中正語具若邪詩上坡詣辨才繪進雲門憩石橋憶唐蘇子美詩云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谿風灑面寒今正炎天君獨往松閒尋我舊題看者謂此也余倒其句云石邊橋猶揷五雲邊洒面谿風秋更寒砰句煙埋高閣廢我來无處覓題看盎感于谿風閣之圯而碑詩不存也余與祝子寓廣孝山房而先生先一日至寓廣福靜室是時廣孝方與下房爭寺前咫尺之路未決皆來質成于先生而紛紛者多左右袒

先生以避事入山復擾擾如此尚何怪塵市之紛紜者乎丙
申從先生下山遇老父數十輩於五雲門外遮訴廣孝之寃
悼殿工之垂成而復廢為太息久之飯後同闍然老衲登五
雲山背其半山為廣福之蓧園園工鉏石尋古砌數十丈不
知為何代人所築廢興尋有常乎下訪白乳泉泉流涓涓謂
宜築亭其上西尋具和尚舊居靜室棋圃數畝臨谿小閣尤
主欲額仝游有閒鼎之思遂成登五雲一章感慨良深不獨
為廣孝謝環山之老父也歸覽雲門小冊為書若邪道中一
詩飲丹井之茶借雲門古誌二本觀之雲門之勝盡在吾腹

中矣丁酉戊戌風雨連夕辱侍先生竟日聞道理之玄言焉
九日己亥霽先生曰子可以登秦望矣遂偕祝子藍宗梃杖
而往行未一里見水漲前谿橫流山路疑未可登而祝子脫
履先渡余與藍宗遂從之石鋭谿褰跣行十餘里竟登絕頂
越山如塊浙江如帶大觀也作登秦望歸迷故道州溪日黑
四顧无人不知雲門已在何處漫跨十數嶺忽見向所棄衣
履恍如夢覺喜劇歸山山中人謂吾雖居此數十年未嘗能
一登之間有一二健游之士以登秦望為名卒上數十層可
俛視雲門諸山即止耳安能如吾二子造其顛頂哉庚子踰

西渡尋祁氏園亭覽任公子之釣臺而祝子竟以昨日先登麥風寒疾陡發掖扶而歸而余復與藍宗攜杖訪諸名勝之未歷者按圖而索之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數家可指點而尋也歷普濟經慈雲望明覺之山所至无不殺勤欵洽盤飧盛美以有藍宗非吾羇人所敢望也吾詩有謂蘭橈桂楫秋浮剡鱸鱠蓴羹夜入盤者此其事矣辛丑整書出山順谿流而下便道聽劉太先生秦臺公之墳訪下山之竹林離墓里許先生之所欲卜居也抵平水憩東嶽廟辭先生而歸勉余與祝子千秋大業期无負于一時相與之意言諄諄焉作別先

生詩是游也獨以未見尋謁禹陵爲恨叔復入昌安宿解吟軒壬寅以祝子病未買舟而餘杭鮑長孺適至其學本程朱詆象山陽明之說而祝子喜象山兩家之論是以未合余就而平之曰无庸也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立言夫然孔子至聖也莞爾于武城曰割雞焉用牛刀既而悔之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牛刀之喻喜之失中者也况自聖人而下而曰千萬言而無一失吾不信也繇此觀之自曾子子思之論學已不能无失中之弊而况程朱陸王乎是以君子取其所長舍其所短

諸子者吾誠不能必其說之无不善也而其所爲善固已多矣吾子若何舍其所善而攻其所不善也苟徒舍其所善而攻其所不善矣必諸子雖聖如周孔猶將有遺議焉求當于吾子之意不大難乎故古聖之求善若弱羮皆可師也今人之求不善雖載籍之賢者猶若不足爲吾之弟子也此人心世道之所以日壞也善乎先生之教余曰學者務蝃我見去勝心取衆人之善以爲善斯无遺善矣大舜之所以爲大從人而已矣孔子之所以爲聖无我而已矣人苟能學大舜孔子則諸子者皆足以助我高深者也何所用非之也如其末

然長浮辨隋譽脩將欲求爲諸子不能而暇非之乎惜哉鷟湖之會二子勝心未去不能相益而秖以相爭末已今之賢者而又代爲之爭焉愈末已癸卯早已買舟待河下而王玄趾新從吳門歸爲言張𤣥先先生陸鯤庭兄弟將集三吳名士之好道者來赴嗣月之會而止余與祝子余以母誕欲歸而祝子大疾憊不能𥪡晩遂别劉伯繩朱静因而西而静因解吟之主人也待余二人甚厚今歸矣何以不負此翁甲辰渡錢唐作歸渡乙巳望抵家與祝子别交勉焉作江水二章喜吾母之昇二曽孫也作自吾之出三章而秋游之咏終焉

春遊記

陳子將有山陰之役丁酉正月元日筮之遇蠱之坎曰吾約劉子數矣今不往將无失信乎若夫山川之險天設已久豈曰无之異患焉四之日丁未附祝子霖舟而西明日入郡城寓潮鳴寺之西房明日出北關門拜沈朗思父母去年六十雙壽是日有守閩之師入城繇北關門進城人戒嚴余挈一羸僕從數友人惴惴出入閩師隊中晩飲徐孝先家主人洎朗思兄弟並攻麗京之禪麗京辨稍絀曰嘻乎夫其口衆我寡是夜雨麗京既而歸而以來㕑著我明日飲麗京齋抉陳

陰叔反昨日攻禪之弋而夫弗能勝也又徵及大學辨語末竟明日欲僱西興轎渡江徧索不可得避守閩之師故也則走晤近思叔于法雲菴且假宿焉明日竟出城問渡晩入蕭山城訪徐徵之兄弟而遺書邏成夫明日何伯與留飯飯後出看梂東皋艸堂歸登百尺樓夜飲徐開之兄新宅往返无虞惟蕭山无城禁故也而成夫不至明日徵之崙人招成夫又不至以出脩歲事於外家故也余迺廼始詰然而東是夜出蕭山東門以舟滿不能容又假宿城外陸二官店明日黍僱小舟之山陰晩抵伯繩山居適張眞夫長兄與陳紀常皆在

坐相見極驩伯繩病不寢踰年去冬暑假蘇今不寢如故然
神氣尚清旺論學亦亹亹若未始病者此深可慶也夜與眞
兄同榻卧因微詰釋某和尚及遣子出試二事眞兄不諱蓋
若有大不得已者明日從眞兄上古小學拜先生神主便道
訪王紫麋韓子有子有留飯登層楼城南千山盡在几席擁
古書萬卷其上岸幘而高歌古云樂不可極子有其戒之哉
自念出游已十日恐係倚閭之望明日欲別伯繩歸而伯繩
固留欲一訂先生遺集因閉門謝客靜坐一小樓者又兩日
而確固陋憒于聞見大訖无所效于伯繩也十六日己未出

東安門訪史戴諸兄皆宿中野草堂是夜月明如畫與一瞎兄弟坐靈臺橋指點煙湖中所為水心菴者即先生避難觀變因出投水處也為太息久之明日蚤歸劉即告辭伯繩而田師兵方回杭道山陰舟盡匿既不獲歸則請于伯繩欲一造下蔣之原謁先生墓亦已無舟阻是夜微出觀燈明日同子本步謁禹陵甫出門遇成夫某初不知其為成夫也成夫亦不知余為陳子兩人皆賴子本言知之所謂成夫者特循循一愿樸人耳絕不侶他日郵書中激昂言事之成夫也遂偕游出稽山門而南信步十餘里至南山之麓而三人者已

極疲矣問山中人禹王廟安在山中人笑曰此安所尋禹王
廟乎子出山試更問之於是復退至山外問行人乃折而東
又紆回數里至禹陵之外麓遂先登南鎮焉從嚴鍇之便也
蓋稽門南有一歧稍東之則禹陵之故路也直南則向所誤
由之路也語云豪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其然哉向使子本不
自號知路而余與成夫皆初學游則必且周爰諮諏博求正
道而子本既恃匈臆吾兩人復恃子本信心而行莫一疑問
及行久知失究夫不能不問也顧不問于前而問於後道遠
力疲悔何及矣自南鎮至禹廟婦女塞路吾三人傴行踽踽

殆无可舒步處惟仰天看恠松數十樹而歸則益相悔之謂
茲山之必不可春遊也歸尋大道安步入城不及前路之半
明日下春斜橋埠始見一舟亟飭裝出已滿載解維矣轉之
東安門得登舟然丈衆窄甚汗徹夜如雨況可得偃卧耶明
日至西興田兵絡繹而雨甚竹輿絶少丈高其直不敢過問
彼攘攘者皆跣行也何獨我至江而舟皆遠避莫能得渡雖
兵威无所用之何況我遂褰裳入江幾至半渡始得一小舟
附而歸方褰裳時江流入懷浩淼无際又念笠詞水流不盈
之語若非无謂者良可嘆也自吾與龍山祝開美于崇禎癸

未八月始問學山陰嘗再三往返於此縱復與漱湖吳仲木
于癸巳春閏渡中流擊節莫不以千秋自命而兩人者或以
忠或以孝惟我老偷息人世獨往獨來徒僕僕猶涵故人為
守江風既厲又躶涉滋寒江中人无弗股栗者而余麄能自
持入郡城市一壺主僕對飲漸有回春之色晚至湯箕仲家
念竟日受寒懼膝理有傷是夕持不食計自朝至暮未始粒
也明日麗京又同陳際叔至湯邀以歸與諸君竟日譚无倦
容稍出所著示之夫不至大怍也讀麗京新婦譜題之袖呂
歸明日至臨平訪應嗣寅明日丙寅昏黑抵家計出門共二

十日凡行皆雨往來皆遇兵在郡城則沈龍錫世叔陸五疇長者臧虎臣陳除叔毛稚黃一作馳黃沈方稷諸兄陸氏則紫疆孫胡遐征山陰則沈德孚兄弟流寓山陰者則韓豐谷兄弟子有孚趙建讓子有埼上虞蕭山則來成夫臨平則應嗣寅而朗思坐中又有餘姚黃晦木皆初謀面者也

董氏兩山莊記

跳頭董氏今所稱孝友家兄弟急難相救死喪相恤貧孤老穉相收其義雖四姓之賢者莫及也其所居為明御史愚齋先生之故廬去所居而西百武青山屏列山中之麓南北相望其南則為韻𢎞樓北則松竹林皆向者兩隱先生之所題署也韻𢎞主人為吾友董東隱東隱之父為明孝廉夢徵公韻𢎞即㫄之滌露館夢徵公所搆㧞菩提山之陽與兩隱先生同讀書處夢徵公殁而東隱又攜搆于此徙菩提而北三里即夢徵公之墓之昭陰之呂㧞松千樹終日颼颼如汎大

海聞波濤聲故兩垞題之曰韻竑取唐詩松風韻野竑之義也樓上四壁多題辭率予二三十年前句狂而直俚而不文而主人未之毀以予有嗜痂之癖焉耳循松蹊而北脩篁紛鬱漫若无屋者即所謂松竹林者也大約韻竑非無竹而松多于竹松竹林雖有松而竹多于松然松竹林之松雖矮而疎俱生石罅中拳曲如天目種有絕可愛者故不從其重而兼稱松竹焉義有取爾也松竹林舊為明處士董尒春所有尒春歿欲屬之一野衲其宗戚改其議而歸之翛春之弟翛夏翛夏倍直而易之蓋猶向者所謂孝友之志矣韻竑之

中楼以龕佛而松竹林以龕幢各從主人之好也出竹林而北轉又數十武蔚然松石相婆娑者則爾夏之嗣父元徵公之墓在焉則茲園之歸爾夏也益宜夫猶韻玆之守孝廉墓也為昇其義矣爾夏之子八公吾甥也東隱之嗣子思東吾甥之胞弟也與向者爾春之子介繁輩兄弟共八九人不以斯園之有先後彼此也而相與朝夕其中飡韻玆之清風漱松竹之澄潭勵志典墳潛心道業以振起御史先生之緒而益光大之盖將不越孝友而昇之矣

困勉齋記

吳子襄仲以困勉名齋其友張考夫過確而謂之曰以襄仲之天姿明敏而尚云爾吾輩直可謂困而勿學者矣子盍記之以昭吾鄙遜志於學之盛事乎確曰然以吾視襄仲誠不翅若生安者而使爲記是以下愚而測上智必无當矣雖然中庸固言之矣曰及其知之一也吾又烏知困知之非即生知者也曰及其成功一也吾又烏知勉行之非即安行者也學者苟自謂生安乎必將有不及困勉者矣苟自謂困勉乎必將有進于生安者矣襄仲之以困勉名齋也乃其所以

爲生安也則裒仲之天姿明敏於是爲益見矣吾聞諸考夫氏矣曰裒仲之學以事事不輕放過爲功果爾則是孔之時習也孟之求放心也確聞言而喜因益進求其實則誠有未諟者若裒仲之産論也辭人後而盡歸其田也以禮相所後之喪及仲木之喪之瘞而無或失也確所略具之見聞者如此而其所不及見聞者又可推矣則夫裒仲之所謂事事不輕放過者豈虚言而已哉所謂困勉齋者豈空名而已哉令而後人有閒吳子困勉之功于確者夫應之以事事不輕放過而已矣抑確又有說焉知行之分自中庸始也知行之分

先後自大學始也確也惑之然中庸之分知行也則猶若竝重之也大學之分先後則重知矣重知必輕行欲學者之不墮于空不可得矣確嘗以大學為釋氏之權輿者殆以此也嗟乎知行之難易必有聞矣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知則略无遜詞言行則辭有慊志知行之難易既可覩矣而大學之說如彼仁者先難先克己之難乎先格物之難乎昔儒有強以格物之物為物欲者良有以也嗚呼徒滋惑而已矣然則中庸之分知行也猶愈于大學之分先後乎曰

裒仲之所謂困知者謂知即行之者耶謂徒知之而已耶徒知之則猶是浮識也所謂勉行者謂行其所知者耶謂徒行之而已耶徒行之則猶是冥踏也吾裒仲之所謂困勉必不然也是故言困知可不復言勉行言勉行可不復言困知蓋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雖欲分之鳥得而分之吾裒仲之體此至審矣必不為古人所欺而亦必不忍以欺同學也必有以詔我

補 龍杖記

己卯二月得之於邵灣山中屈首縮頸肩若有負直躬脩尾而膝徵突大小節百一十有六長七尺八寸形狀駭目光耀照人先是與同學祝武侯競覓杖山中各已得數杖相矜誇最後得是杖而前兩人所得杖皆廢亦不復覓杖余見杖多矣未有若斯之儷者也是春族叔祖昭華公過山中耆年愛杖見而欲之余持不許時長生東來兩叔皆從見余色不許客接意犀僕竊去余覺而追還之自是珍護特甚日以手撫摩誤傷其頸悼惜不已攜而至祝季寧齋季寧欲以所愛琴

相易余亦不忍見其頸瘢割情易之後李寧以杖贈上壽祝
玄嶽先生先生酬以十金既而先生即以是杖贈李寧之母
母不恃杖仍授李寧癸未夏重過李寧齋見而憐之以二十
緡贖歸嘗撲婢折其股股折而未斷裹之以銅頻年館于許
之東垞杖或在許或在家丙戌四月虜兵至表花及許許守
者乘亂竊去主人嚴追而尋之六月初一仝羣盜叔許又員
之而走余時卧病在家正須杖而行館人來報失杖驚悦如
失左右手後三日忽從水面浮來僮子見而喜曰杖歸矣杖
歸矣蓋若有神助者亦奇事也八年之間遭五六刼肩股受

傷猶矯首翹足傑然爲羣杖典型余悲其遇惜其坎坷爲叙
次其生平如此人事盡然豈惟一杖哉

乾初先生遺集卷九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記二

〔補〕東溟寺異人記

順治三年某月日有二十二人至東溟寺皆長七八尺兒胄而入命僧爲作三斗米飯一斗豆腐雖倉卒具食皆恭敬有禮節僧異之問曰已飽否曰未飽吾安敢求飽也飯畢徧觀佛像不拜見建文君像拜而泣一人拜其二十一人皆在其後不敢從拜也求僧具湯浴就視其裏衣皆斑黑頑硬不辨

為何物上多蟣蝨及烏蟲之類種種不可名狀也其膚色皆若小兒初蛻痘者人臂二弓以試烏雀皆命中百步之內无脫者胥小銃三具皆尺餘囊鐵丸子數十三二十步之內无脫者鎧仗皆重鐵爲之驗其重及弓矢銃砲與他所佩襍物皆人不下二百餘觔其一人獨持鐵鞭重百餘觔二僧舁之僅而起其一人操之如吾堂頭和尚弄椶拂子執竹如意指麾僧衆若无物者即拜泣之一人也問其邑里姓氏不肯盦然皆北音意其爲北人也令安之爭曰吾糧食盡游視天下无可起事者吾安之爭曰三吳財賦之地盡往因之曰吾取

彼未能集事彼且必大困其民與取之於民何异吾不忍為也以諸公之義勇何患无成即時未可盡委蛇取尊官徐為其所欲為嘿不應諷之以剃髮皈空門尤不應即出遇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何啻百十遇而已彼安能奈我何曰自此至天目民寨約百餘所皆稱大明兵欲往觀之乎曰吾已按視一二所皆賊耳他寨大率類此吾不欲觀之矣問道於僧衆曰自此而往則天目山自此則徑山自彼則之湖州曰吾之湖州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冑而出每一人冑則使二人力收之皆目火迸流之湖州遇守兵殺五百

餘人而二十二人者無恙也慨然嘆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但謂能多殺敵而已遂皆投碧浪湖而死順治八年三月十九日吾之龍山遇東淇僧指菴言然

補 獨山遺韻記

獨山遺韻者東滇僧獨山所寄竹簫也余問獨山何許人年幾何矣何以見贈人言獨山今年可二十歲已上膂力過人善使八十觔大刀他武藝皆精其父某係前明某科武進士官某地最稱健將崇禎末年知事不可為出家東滇不數年而歿一子臨歿屬其子於東滇甫十餘歲即獨山也兵仗皆十餘歲前所習已精絕過人自爾便不復習盡散其父所藏寶劍直千金者以贈義烈士其父又好文雅號知音多藏古書畫大不下千金嘗手截竹製洞簫數管父自言每管直四

五金亦盡散之於客吾老友董昭逆亦出家東溟獨山讀董

子傳知吾與董子嘗和歌西子湖頭謂必知音者乃遂寄一

管不知吾兩人已老皆二十餘年不事聲音矣子獨惜其所

從來遂受藏之光色果異音亦清遠雖吳市稱名製者莫及

也遺其父姓氏因題之爲獨山遺韻云 是日與二十二人之事援筆書之因并記

於此

竹冠記

壬辰八月余過黃山取竹節之短而扁者截其半為冠而留兩節為前後前凸後凹從其質也明年夏又刻櫺于前後以通其氣前乾而後坤故稱明冠焉其冬辱澂湖吳仲木遺我一竹冠一藤杖冠為我中表沈左之兄所製工甚吾自視弗及也或曰正當以不工勝之吾仲兄見沈冠而悅焉遂呈仲兄今年甲午八月又過黃山取一湘竹一毛竹節以歸家有船匠假船削以治其粗查三雅嘗遺我一指刀以治其細指刀如鉛刀輕則不入重即捲口蓋致功在輕重之間客至則

置道與語客去復作或時手作與口語无間也一日而成湘冠二日三日而成雲冠雲冠鐫四柱上屬五雲下覆故以名皆陽文而雙行文如絲焉湘冠内治雲冠外内治故遲速略异湘冠黄質而紫文燦若雲錦兩目相望皆當湘文之缺如雲開之見日與月也明冠用其横湘冠雲冠用其直明冠簪自前湘冠雲冠簪自右簪即削竹杖爲之纓垂下過頷五寸束以絛斷二分春戴雲冠夏戴明冠秋戴湘冠冬幅巾蓋於是而野人之服備矣客見之而嘆曰不大盡美盡善乎雖然未聞道也君子弗躬細事不有工人盍使治之陳子曰雖竭吾

股肱之力効之于元首尊尊親親之義也又何辯焉客曰是則然矣子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令无其器而欲干其事事雖成亦爲不善用智矣陳子曰然智者不盡恃乎物而恃吾有以用之盖必先有事焉而又昇利器以爲之助故半而功倍苟棄其事雖利何益且或恃其利而不爲之備徒足以自傷厥指而事大頓廢耳令吾所用器雖至鈍而兢兢焉業業焉惟恐不盡吾力又惟恐遽盡吾力自久而昏手久而疲也則少假之以俟其復盡神完而後用之刀雖缺時礪之竹雖堅勤攻之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故力未怠而吾冠夫

已成雖嘗什伯利者之力乎而成功則一矣是豈嘗習爲冠者乎哉故心之所欲巧力生焉吾於是而愈知學也志正而堅心小而愼雖不言格致而已无不格致矣客曰善哉言爲冠是豈惟吾子之冠若可以冠羣儒焉信非子弗能爲也不可以假人

（補）述夢記　壬辰九月

節義文章並儒教所重兩者或不能必兼故志士矜乎節義俗士飾乎文章難易輕重之辨人皆知之然吾嘗驗諸夢寐于取予生死之際頗能自決殊无貪戀怖畏之情至于臨文往往錯誤雖極推敲終乖理解但云節義難而文章易大未必然也余晴窗之夜夢見月色皎然澄江如練余泛扁舟自北而南見江心有亭亭亭遶牡丹皆高出于屋五色燦爛目所未睹亭中笙歌沸然謂是賞花者水急舟迅頃刻而過回首凝盼眷不能捨因憶東坡集中有題江心亭牡丹詩若皆所

熟誦者朗吟至三四句而覺首二句已不能復憶其頷聯云清風小閣秋香遠細雨寒江客夢長夢中謂吾嘗讀此詩常疑秋香遠三字之誤謂秋月安得牡丹今觀此豈誣也覺而大异之謂坡集中何嘗有是詩詩語與牡丹絕无關會而夢中自爲辭釋恍若有得神志飄忽乃至于此乎生凡夢爲文皆此類也或云只是文境未熟或云節義根本于至性文章濬發于巧思二者有誠僞之不同夢存誠而去僞者也非有難易生熟之謂予未然其言因書于此以質之工于文章者

志喜篇 遺二張子並示諸同學

丙申五月之朔桐鄉張考夫西泠沈朗思期陳子確於龍山確先至至未幾二子大自澉至確與山中諸子出迎林薄間二子喜動顏色遽而曰白方子不果粵游矣於是確大大喜山中人大皆喜且曰非考夫子不爲功賢哉能言人所不言確曰固也雖然考夫能言之勇未若白方能聽之更勇也能言之勇勇於責人能聽之勇勇於克己責人之與克己二者之難易固已什百矣蓋白方家有老母而其友招之數千里外白方雖若未能距之夫固白方之心之所隱也考夫能採

其隱而益爲之盡其詞白方幡然從之曾不踰時發乎情止乎理義不亦善乎學者有過患无能改不患无能言者自此樂善之士欲效于白方者且不遠千里之外白方雖一日而至于聖人不難矣可喜也答蘿石子有云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確深題其語若白方者可與言良知之學矣賢哉吾鄉能言吾不若考夫能聽我不若白方確知愧矣然吕二子之賢確皆能友之雖二子之善猶確之善也而確之喜可知也且自此吕往考夫不合白方則白方必不舍考夫可知白方不拒考夫則考夫必不拒白方可

知考夫白方各不相舍不相拒其不獨舍確拒確又可知自
旅相覡相勸使吾鄰无踰時之過焉必自二張子始也而確
之喜又可知也往考夫既遺書白方又益之以贈言同人有
傳寫樂誦之者已而考夫大悔之曰奈何彰吾友之過戒同
人速毁之勿復出吾言確曰不然使白方不聽考夫之言則
考夫之言必不可留責己之直而昭友之違非仁者之所用
心也白方既聽考夫之言則考夫之言必不可不留以著吾
鄰能受善言之美使四方之學者聞之皆曰言之不可已已
如是夫善言之不可不聽又如是夫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顏考夫子有焉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白方子有焉

暮投鄔行素山居記

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鄔行素約余曰張考夫在澉城歸急來當可會也遂徒步往赴之至角里堰日已下舂行素恐城門且閉邀余至家隨市豆腐數塊歸煮以啖我又出宿酒一壺飲我香味可愛謂行素子何從得此曰餉耕之餘也行急覺稍疲命其子煑溪湯為浴解叢茅數十束鋪地主僕並寢其上酣適无比行素居止一間兩披中間飯客卧客而行素寢室竈室即在其旁隔一破壁耳家有母妻子女共五六口自客至作飯夜深就寢懼客之與張先生相失也雞鳴起煮

粥竟肅然不聞一語若无人之室行素之梱教陳子弗如遠矣比至行素家已昏暮茫然入就席不遑循覽及蚤起周衆桑田閑閑十畝可為隱者之居居前後皆山其南山青松深處與鄗子之門相對者則秋浦磊齋二吳先生之墓在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素向家澉城今卜居于此吾知其非无意也聞行素性至孝一旦棄藥籠與二子力耕養母暇則授二子書發明大指不沾沾章句之學知行素向日必有以進我矣蚤粥後即趨澉城而考夫昨暮正出城不及會與衷仲譚二日吕歸

再作湘冠記

予於甲午八月作三冠而爲之記其冬沈左之表兄又製一冠遺余補冬冠之闕焉三冠記曰湘冠内治雲冠外内治而冬冠惟外治嘗欲改治之未遑也記三冠之日又係之以詩詩用從吾道人與許杞山先生諸公中秋游澉湖詩韻咸以竹皮冠之後更用竹節爲冠實始自陳子前无古人矣今年三月過黃山許大辛出杞山先生軼藁見示内有詩題云從吾道人截湘竹詩篇使王芝僧作冠見贈引以長句依韻和㑹詩句極佳亟搜從吾集則元詩已從軼矣爲痛惜久之古

之君子已有先得吾心者因思余前日作竹冠詩何以獨用
從吾韻蓋若或啓之志氣之相感于一物之微見之矣予甲
午所製湘冠已贈老叟祝古菴因大辛之啓予也又截一湘
竹節歸歸而多病因病得暇復補作之并內治冬冠焉湘冠
較初製畧各异面不畫雲而頂刻三奇之乾但不知視玉芝之所
作工拙何如也湘竹不甚宜外治則內治益不得疏謂吾法
與玉芝必有合乎則雖吾一人之手而所作湘冠已前後异
製矣謂與玉芝之必无合乎則畧外治而勤內治此雖異世吾
知其必有合也今而後予益安然冠四冠以游人間儼先民

之法服而无復衣冠不衷之嫌矣哉丁酉三月立夏日病夫

識

脈變記 脈論附 乙亥

吾於六月之杪偶有不快致兩日不粥五日不飯飯甫四五日至七月初四而吾母疾作不無憂縈自爾每不甘飯即勉強飯減飯嘗覺飽悶故母喪殮後止食粥反覺與腸胃相宜體中大不甚虛至九月朔日以葦期卜吉哀從中來不能自止是日體中微覺困乏至初三日遂用飯一盞後亦漸加至二盞矣吾自以畧能強飯稍費應酬又初四五弔奠踵至適輸余直日想少失之煩然亦不甚覺疲困不知何以有初七夜之脈變也初按之殊自驚竟在死法中其脈去來元常忽

疾忽徐其去而遲也若不欲來其來而數也蔟蔟若无間其
遲之極當數之二而有餘數之極當遲之半而不足其遲數
之互易也或三二至而易或四五至而易蓋狂促代之間起
而衣冠則復平矣但較常時少加數耳午後則竟平矣自後
每日亦必蚤晨小數午後平緩憶初三四前常自按脈不過
遲緩无力至初三四後冗忙不及復按不知變起何時又不
知何以得即平復自脈變後體中極虛劣常怯怯畏風下體
軟午後尤甚夜卧初夫不能即睡睡覺必移時爻子丑則竟
安睡矣飲食尚進脾胃亦好但時患乾結又胃氣屢挫皆舊

病也驗之當是陰虛火旺之證黃帝問診脈常以平旦何也岐伯對曰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診過此非也而吾之脈變乃在平旦故爲可駭吾居喪頗以老自恕即偶有哀感或以此時氣逆脈變大理之所有若乃終夜所息至于平旦清明之時脈宜平和反有此變佀非偶然者張仲景脈論謂邪不空見終必有奸不其然乎

脈論附

書曰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　濇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

時一止復來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按之來緩時一止者名結陽初來動止更來小數不能自還舉之則動名結陰又曰沉結為寒邪滯經浮結為積氣在內　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

又曰促陽脈之極也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曰促陽獨盛而陰不能相和也或怒逆上亦令脈促促為氣痛為狂悶為瘀血為發狂又為氣為血為飲為食為痰蓋先以氣熱脈數而五者或一有留滯乎其間則因之為促非惡脈也雖然加即死退即生亦可畏哉　濇不滑也虛細而遲往來極難參伍不調如雨沾沙如輕刀刮竹　代更代也動而中止不能自

還因而復動絲是復止尋之良久乃復强起為代主形容羸瘦口不能言若不因病而人羸瘦其脉代止是一臟无氣向臟代之真危亡之兆也若因病而氣血驟損以致元氣不續或風家痛家脉見止代只為病脉　又曰脉五來一止不復增減者死經名曰代又七來是人一息半時不復增減亦名曰代正死不疑然則有增減者猶未可謂之代乎

又脉經曰參伍不調者病　又曰老人陰弱陽强脉至而代奇月而死何以謂之奇月寄月也　又曰脉來如屋漏雀啄者死屋漏者其來既絶而止時時復起而不相連屬也雀啄

者脈來甚數而疾絕止復頓來也　又曰脈彈人如黍米也
吾之脈其數竟如雀啄遲亦微似屋漏也　又曰忽去忽來
乍止復來者死　又曰脈乍數乍疎乍遲乍疾以日殺四季
死　如脈書所云吾豈復有生理哉幸不久即平又幸蚤自
覺察肆意安養僅獲茍延視息能已半月餘矣尚爾旁旁明
者能尋其根源窮其究竟否乎生死極平常事不足置懷
但欲一消其端委故復備錄于此

息

居楊橋記 二則（癸卯日記）六月十六日壬子偶書

吾居楊橋以小僮一砂罐自隨日惟辰午二炊小僮晚食以午炊之餘給之吾暑飲酒一二杯无亦已兩人日食不過升吾僅居三之一耳小僮未習烹調吾夫極懶作食惟飯鍋蒸醃菜極簡便夫頗甘之蒸菜之詩所為作也薪拾園枯隨取隨足嘗經歲不市肉魚有饋之者亦時忘食僮云已花不可食矣每一笑置之年來嘗著二萬一萬極澈已三十年一萬稍完亦二十餘年棉衣亦稱是人云子年已六十且多病何自苦顧余豈能為兒孫馬牛者夫性頗安之不求美好也適

過肥美腸腹如刺亦以先人初年遭履困阨艱苦備嘗孝養未闕一旦奄棄循俗淺薄思之幾不欲生又荒旱呂東親知窮困者十居三四莫能存卹或羅酷禍盡室幽囚若吳下潘李諸公雖未識面亦舊德著聞夙所欽慕而身隱用丈五族至碎余猥以愚劣獲老衡門實為厚幸顧獨何忍致美服食之間孟子謂君子之所異以其存心故有所不為也吾辛丑冬後租入絕少家食大極艱正喜天生一副荒年肚皮頗自安適初不覺其清苦也每笑俗士加餐仙人辟穀竝為多事吾穀食至少已无可辟更何必議加耶人亦嘗言子居楊橋

絶侶一住静衲子余謂住静衲子居之正未免多事耳

掃室詩成以示人曰良是佳事然大勞苦曰吾居此止隨一

僮有所遣輒遲之曰忿歸私兒閙至反多事每益吾勞非能服

勞者吾德薄不能化家人時自怨艾故躬習勞苦至老靡悔

也何不役之曰役之每不如吾肎反增忿恚更不若役己之

安便耳（日記）六月二十五日又書

連

義社告成漫記

庚子冬東山友人有書社之舉爲邱維正先生作也辛丑夏龍山友人又有義社之舉爲許元忠先生之少子幼庚作也然二社雖分而意實合故每集必兼啓兩社之友人合飲之其兼發兩社會金者則祝子眉老許子欲爾與我從子爰立意更盛也嗚呼而我從子亡矣自兩社繼舉即連遭荒旱慄慄懼不克終今書社既先告成而今年五月二十日義社亦幸卒事計集義社正銀五十兩又共遺利銀一十七兩零共得正羨銀六十七兩零亡何上年二月十四日同義社蔡養

吾兄又繼我爰立亡也養吾貧士能率先讓會以急窮之同
人皆高其義今養吾殁而貧困彌甚喪踰歲尚未能舉同人
推義社之意即以養吾殁後所應發義社會金之力不能發
者公免之以助其二子襄事聊以報讓會之施而去年臘月
又有邵夫人之喪敬以五金為賻大呂誌名分貲合之意焉
而始事之五十金尚无恙也確適不自量於去冬勉成一居
而力創甚同社閔其意許以三十七兩五錢歸我而質海鹽
虞字號田七畝五分於幼庚歲貢米八石有奇尚餘二十兩
需用者以確之質田為例其田租之入擇同社之能者司之

以俟幼庚之有成也向日幼庚夫不畀予變賣此田以孤同社之志確故樂叙其始終以徧告之同社期相與永扶初志初云耳

佛山靈杖記

乙巳二月十四夜有佛山老叟蔡養吾之喪明日陳子往哭之已而僮子從山中斷一竹以歸始亦不甚异也又手熨其曲處火候太過珠有焦傷之色大是恨事然製法頗佳頭足皆备故皮頭若牙裝足若銅裹皆點綴自然不加雕琢頸鬚畧翦尚存蓓蕾捜别極細纍纍如貫珠又如裝畫古羅漢作鬚髮螺旋之形極可愛也又中若有物動出异聲珊然常如鳴珮聲亦時定定若无物然如有物者其恒聲也終莫解其故因從而靈之以傳好事云

彭觀民先生歸骨記

戊申十二月十九日潮生來言彭觀民先生之喪歸自粤丁亥歲當贛城未破前數日先生之心腹曾恭戎楊長班二人知事不可為告先生出避深山以圖後舉先生曰吾始蒞任即以一帨一劍自隨誓與此城存亡今又何避哉廼徵以後事託二人城破日即正衣冠投繯蕭寺中越三日亂稍定二人跡先生至寺猶懸梁上始抱解之棺衾不備即埋之隘所後曾楊二人皆為清帥所留又以先生遺骸轉託參戎之族人於是每遇浙人之官於贛者必牒告之冀其能歸先生之

骨而官者若勿聞也後遇石門姓郭者見牒亟招致其族人資以俸金若干兩俾藏先生之骨歸其家仲謀感其義厚贈之固辭勿受曰我生不識彭老爺徒受兩人之託崎嶇至此今幸而得達吾事畢矣往反不過十金取之郭者已足何以多為兩人遠隨清去二十餘年不知存亡吾歸市一壺招兩人之魂而告之示不敢負託吾死无恨向非敢聞也病夫聞之泪數行下曰嗟乎賢哉先生之節二人之義又何忝乎而仲謀其何以為人乎

補

耆亭記　見許氏宗譜

天啟丙寅兩垞先生歲六十倩淮工搴茅為亭以自壽鄉人呼為六角茅亭先生自號曰耆亭云亭中置几案止受坐六人里中耆舊以次入亭中為先生壽皆爭思為六人中人日未嘗絕先生樂之詠六言詩余夫和四章亭在茂林之下居嬰巢之左足臨水面山前有梅花數十樹與亭池相映每夜飲酣輒有月色千片從林間漏下選作亭此為最勝矣自作亭之年至崇禎丙子凡十歲而亭漸圮盖耆亭受先生約曰吾年增一紀更為亭增一角迨斯亭及期待易而先生思十

八洞天之樂已先期棄去吾友元五不忍先業之墮命工脩之移構池臺之上居枕濤之右肩據勢高敞能廣羅園中之勝日有望遠之娛夜可以就翫月斯亭之樂更進于前矣蓋枕濤莊為淮齋故址淮齋廢而枕濤建淮齋者大先生今淮人結茅為之今元五移亭于此欲以兩成先志使荒臺再葺遺構猶存先生魂魄猶將依此每月朗風清之夜孤亭兀坐恍聞清唳意者此鶴歸故山時也嗟乎使先生而在則此亭當易六角為七角改着亭為稀亭而千百世下止以着亭稱悲夫